

锦秀世界·技艺

方寸黎锦
绣文章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筒裙、贯头衣或对襟上衣，也许你曾见过黎锦的百般模样。

织贝、吉贝布或黎幕、黎单，也许你并不清楚黎锦来时的路。

是也好否也罢，这一黎族古老技艺都已真真切切地绵延千年，并在持续不断的嬗变、交融与创新中，构建起一个自成门派的手工艺知识体系。

于是又回到最初的命题，什么是黎锦？一言以蔽之，不过纺、染、织、绣四字。



晾晒植物染色后的棉线。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

黎锦围兜。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

纺 搓棉絮，丝缕缕

黎锦的故事，要从一根线说起。

远古时代，人类先祖摸索着学会将某些植物纤维或动物毛发编结成网，套在石头外作为武器袭击野兽。或许是某一时刻的灵感迸发，当他们将多根纤维合到一块搓揉成线时，发现竟坚固耐用了不少，纺线技术雏形便也由此形成。

再将目光聚焦到海南岛，这里温暖多雨的气候滋养出多种优质纤维植物，自然也为黎族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纺线原料。如火索麻、苕麻、木棉、草棉等，其中又尤以棉类运用最广。

每年三四月采木棉，八九月采草棉，将收集到的棉花果实入筐，接下来便是脱籽、弹棉和卷筵。等到完成这三道初加工工序，一团团棉絮变成无杂质、均匀松散的条状物时，才算真正进入“纺线时间”。

将棉花卷向纺锤，放在腿上急速地滚搓后再松手，反复拉捻之间，细白的棉线便越拉越长。也有少数黎族妇女通过脚踏纺车纺线，宋末诗人艾可叔的一句“车转轻雷秋纺雪，弓弯半月夜弹云”，描绘的或许便是这般场景。

无论是采用纺锤还是纺车，纺出的纱线都容易打绞，再加上锭子直径不大，缠绕的纱线长度有限，所以需将纱线加长并加以整理，是为导纱。

黎族妇女常用的导纱工具是绕线架，多为竹制或木制，结构似“工”字或“干”字。等到利用绕线架将纱线束绕成“8”字，黎胞便会将其捆

好取下，同“鸭板栗”（一种植物果实）、米浆、碎米汁、牛皮等一起入锅加水煮开，晾干后便成了韧性好、不易断、不起毛的纱线成品。

染 入染矣，色斑斓

“黎锦光辉艳若云”——清代进士程秉钊在《琼州杂事诗》中的这句称赞，让黎锦一下子从灰扑扑的“活化石”形象中抽离出来，分明演绎着斑斓之美。可一根根细白的纱线，何以能变得“艳若云”？

到访琼岛黎区，到村寨周边转上一圈，外人见到的不过是一株株普通草木，在黎胞眼里却全是色彩的代名词。

蓝草是蓝色，姜黄、枫树皮是黄色，野板栗树皮、苏木心材是红色，谷木的叶是绿色，乌墨树的皮和根是黑色……聪明的黎族妇女采撷各种植物的根、茎、心、皮、叶、花、果，以及少量动物血、矿物作染料，将自然之色运用到极致。

制作染料，有浸泡、煮沸、造靛等法，通常以草木灰、泥土、河泥、矿物质作助剂，可谓真正的纯天然。

不同于常见的先织后染，黎锦往往是先染纱线，后织布。染法也是五花八门，既有直接染色、媒染剂染色、还原染色之分，也可分为单色染、混合染、复染、套染等。其中最为独特的，当数流行于东方、昌江两地黎族美孚方言区的絛染技艺。

絛染，也称结染、扎染、缬染。“缬，撮采以线结之，而后染色；既染则解其结，凡结处皆原色，余则入染矣，其色斑斓谓之缬。”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在《资治通鉴音注》中的这段描述，还原的正是絛染之法。

此法之难，在于操作极为繁琐。通常，要将理好的纱线作经线，紧缚在絛染架上，再用其他色系的纱线在经线上扎结

出所需花纹图案，随后将其取下染色，染后晾干，再摘去所结纱线，便显现出别具一格的朦胧晕色经线。这时，还要再织上彩色纬线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织 织经纬，布料成

“纺织”二字，如今多数时间总是成对出现。事实上，它们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操作——“纺”是将棉絮制成纱线，这是由点到线的蜕变；“织”则是将纱线经纬交织，由线及面组成一片片织物之余，也顿从一维空间跃至二维空间。

一番解释后不难发现，纺与织之间简直隔着一道“技术鸿沟”。

“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。”《周易·系辞（下）》中的这段描述，是人们所能找到关于织造技术最早的文献记载之一。彼时，人们先将经纱排好，用手指一根隔一根地挑起，穿入纬纱，是为“手经指挂”。

反反复复的高强度、低效率作业，终有一日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，织造工具便应运而生。

其中最为典型、早期使用最广的，当数腰机：由腰带、卷布轴、打纬刀、梭子、提综杆等构件组成，体积仅一小捆，携带相当方便。

腰机同样受到黎族妇女的青睐，以至于到黎寨去，屋里屋外、树荫下、广场上，处处可见这般景致——妇女们席地而坐，腰缠腰带，脚蹬撑经杆两端，提梭引纬、上下交替间，经纱与纬纱便一次次相互交织。

但这一流程只适用于织造底布。若想配以花纹图案，则涉及提花、挑花技术，又分单面织、双面织，通经通纬之正织、通经断纬之反织。不管哪种方法，织造时都没有图样提供参考。织什么、如何织，全在织造者的脑海里。

对于她们而言，这将对记忆力与创造力的考验，亦是对心性的一场修炼。

绣 缀异纹，夺天工

人类对美的追求，似乎是与



黎锦图样。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

生俱来的特性。

“予欲观古人之象：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，作会（绘）；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，絺绣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，作服。”从《尚书·益稷》中记载的这段舜帝与大禹的对话可知，早在舜帝时代，人们便已懂得“衣画而裳绣”。

这一工艺相传是脱胎于文身习俗，至少具体到黎族而言，两者间的关联至今清晰可见：均存在大量“蛙纹”“雷纹”，造型语言多为直线、平行线、三角形、菱形等几何形状的对称组合，且五大方言区的文身、绣纳图案均呈现出显著的氏族特征。

而刺绣没有纹刺之苦，黎族妇女在发挥时自然更加肆意。既有素绣、平绣、铺绣、辫绣、绉绣、彩绣（双面绣）、贴布绣、花边挑绣、堆绣等绣法之分，又有直针、扭针、珠针、铺针等针法之别，再加上纷繁多样的图案与色彩搭配，可谓将黎锦美学价值与艺术内涵推到极致。

若论头名，首推还是白沙黎族润方言区的双面绣。其技艺之绝，在于织物正反两面不但针法疏密一致，且色彩、纹样也完全一样，这就需刺绣者在施针过程中时刻记线记针，运针始终垂直，不是行家老手，恐难胜任。

也难怪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在《中国民族学概论》中对黎族双面绣发出如此感慨：“黎族中的本地黎妇女则长于双面绣，而以构图、造型精巧为特点，她们刺出的双面绣，工艺奇美。”

从纺纱到染色，由织布到刺绣，当一团团棉絮在朝晖夕阴中终于蜕变为“间以五彩，异纹炳然”的方寸黎锦，这一色一纹、一针一线间，闪烁着的分明是黎族文明的历史与现在。